

海南岛：

阳光与水的叙事



韩少功 张承志 等著

海南省作家协会 编



人民出版社

海南岛：

阳光与水的叙事



韩少功 张承志 等著
海南省作家协会 编

策划编辑:侯俊智

责任编辑:汪逸 侯俊智

封面设计:曹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南岛:阳光与水的叙事/韩少功 张承志 等著.

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5.1

ISBN 978-7-01-014359-0

I. ①海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10688 号

海南岛:阳光与水的叙事

HAINANDAO:YANGGUANG YU SHUI DE XUSHI

韩少功 张承志 等著 海南省作家协会 编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3.375

字数:286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4359-0 定价:32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前 言

孔 见

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时候，地处天涯海角的海南岛，反成了人们共同的神往。特别是秋冬季节，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如鸟群一般向南飞去，栖落在这座汪洋大海上的岛屿，仿佛它是刚刚才浮出水面的奇迹。

其实，早在数十万年前，老虎家族尚未君临地球的时候，海南就已经获得岛屿的身份，并于二千多年前纳入中华的版图，只是作为流贬官宦的蛮荒之地，一直被视为畏途末路。直到近20年，它才成为无数人心中向往的天堂，而它引人入胜的，并不是什么人为的奇迹，只是最最寻常的事物：灿烂的阳光和纯净之水，以及由二者汇合而繁衍的欣欣向荣的树木。这本是自然界慷慨布施的恩泽，造物主无尽的宝藏，生命源头的初始条件，倒退一二百年随处可得，但现在却被人类前进的脚步和各种排放物糟践了。

生命是一个故事，演绎这个故事的要素是阳光与水，然而，这个简单的常识很容易被人遗忘。为了创造更多本来没

有的东西，让自己活得更加富足与骄贵，我们大张旗鼓地糟蹋这些原本具足的要素，使得生命的故事越来越难以讲述，越来越不美好。在漫长历史里，海南岛以其天高帝远的边缘性，守护着生命的童话与儿歌，守护着没有封顶的天空、一泻千里的阳光和纯澈见底的海水，以及它们所衍生的清洁的空气、湛蓝的波涛、葱翠的雨林、清澄的河流、秀美的村落、醇厚的风俗，使之成为自然恩泽最最深厚的地方。海南岛之旅于是成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朝圣，和自身的净化洗礼，成为迷途者回家的道路。

在前来朝圣的络绎不绝的人群中，常常可以看到作家们的身影。除了轻松的行囊，他们还携带着一颗敏感的心灵，和一支生花的妙笔。在依依不舍的离去之后，他们往往留下一份深情的文字，记录他们在岛上难忘的记忆、联翩的遐想与内心的艳遇。而那些和椰子树一样一直扎根在这里的本土写作人，则以自己的身世为笔墨，透露了海南岛上鲜为人知的秘密。本书是海南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的选本，它荟萃了王蒙、韩少功、张承志、余秋雨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，和海南本土作家撰写的美文，是海南经验十分雅致的文学提炼，也是迄今为止关于海南岛最耐人寻味的文字，它理所当然成为每一个想要了解海南的朋友首选的读本，也是那些想要更深入地体验海南岛的人不可或缺的伴侣。

目 录

孔 见：前言	001
--------	-----

人文篇

韩少功：万泉河雨季	002
张承志：海上的棋盘	020
余秋雨：天涯故事	036
陈世旭：大瀛海大自在	058
林那北：苏轼向南	077
李元洛：兹游奇绝冠平生	089
刁 斗：东山再起	106
林 白：想起《红色娘子军》	115
林 白：夜行海口老街	121

蔡 葩：百年风雨话骑楼	· · · · ·	127
蒋子丹：午后的雷暴	· · · · ·	139
叶永烈：白衣观音凌波伫立	· · · · ·	152
邹 旭：遥从海外数中原	· · · · ·	160
傅 菲：时间的背影	· · · · ·	165
黄宏地：四公	· · · · ·	171
刘 齐：“候鸟”过年	· · · · ·	177
崽 崽：海口人养猪	· · · · ·	180
符浩勇：渔家来客	· · · · ·	184
王锡钧：做海	· · · · ·	188
单正平：渡口	· · · · ·	197
王卓森：众生里的感恩	· · · · ·	200
胡 彬：肇事	· · · · ·	206
梅国云：靓魅	· · · · ·	210
飞天老電：品食文昌鸡	· · · · ·	215
段万义：漂若浮萍蛋家人	· · · · ·	221
彭子柱：海底的村庄	· · · · ·	2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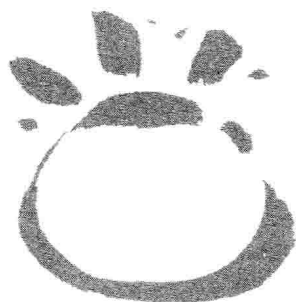
自然篇

王 蒙：天涯海角	· · · · ·	236
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

陈应松：天涯听海	· · · · ·	239
鲍尔吉·原野：海的月光大道	· · · · ·	246
孔见：海岛物语	· · · · ·	250
刘亮程：椰落	· · · · ·	266
乔叶：对话，有关椰子和椰树	· · · · ·	270
付秀莹：椰子树上结椰子	· · · · ·	283
鲍尔吉·原野：沉香	· · · · ·	294
刘庆邦：有一种香叫沉香	· · · · ·	299
王祥夫：芬芳的期望	· · · · ·	303
晓剑：雷击木	· · · · ·	307
伍立杨：黄花梨之乡赋	· · · · ·	314
沈苇：神树与鬼树	· · · · ·	319
李少君：美得惊心的亚龙湾	· · · · ·	327
陈于晓：听海亚龙湾	· · · · ·	332
于坚：岛上	· · · · ·	337
刘先平：东岛童话	· · · · ·	351
习习：海·南海·海南岛	· · · · ·	370
周晓枫：海南，海南	· · · · ·	379
李焕才：洋浦湾渡口	· · · · ·	386
严敬：五指山听风	· · · · ·	390

亚 根：七仙岭泉韵	· · · · ·	393
王树宾：尖峰岭笔记	· · · · ·	396
陆小华：夜宿吊罗山	· · · · ·	402
王 姹：霸王岭行走	· · · · ·	407
张毅静：乘坡河上春风扬	· · · · ·	412

人 文 篇



万泉河雨季

韩少功

·
002
·

当年农场接到了通知，全县组织革命样板戏移植汇演，各单位必须拿出个节目。场里几个女生奉命开始合计。她们不会唱京剧，又嫌花鼓戏太土，一边铡猪草一边胆大包天地决定：排《红色娘子军》！

样板戏《红色娘子军》是芭蕾剧，是要踮脚的，是要腾空和飞跃的，是体重呼呼地抽空和挥发，身体重心齐刷刷向上提升，有点脱离现实从而羽化登仙那种。投入那种舞曲，像剧照里的女主角一样，一个空中大劈叉，后腿踢到自己后脑，不会把泥巴踢到场长大人的脸上去？

我们只当她们在说疯话。不料好些天过去了，几个疯子从城里偷偷摸摸回来，据说在专业歌舞团那里得了真传，又求得姑姑和表哥一类人物的指教，当真要在猪场里发动艺术大跃进。虽然不能倒踢紫金冠，但也咿哒哒咿哒哒地念节拍，有模有样地压腿，好像要压出彼得堡和维也纳的风采。场长不知道芭蕾是何物，被她们哄得迷迷糊糊，说只要是样板戏就行，请两个木工打制道具刀枪，还称出一担茶叶，换来几匹土布，让女生自己去染成灰色，缝制出二十多套光鲜亮眼的红军军装。

好在是“移植”，可以短斤少两七折八扣，高难动作一律简易化，算是形不到意到。县上对演出要求也不高，哪怕你穿上红军服装上台做一套广播操，也不会让人过分失望。《红色娘子军》第四场就这样排成了。万泉河风光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作为提琴手之一，我也参与了这次发疯，而且与伙伴们分享了成功。老炊事员的胡子掉了也没被观众计较，党代表的鞋子飞了也没被观众非议，提琴齐奏不小心乱成一锅粥也能热热闹闹混过去，至少没有出现其他公社演出队那样的事故，比如布景突然垮塌，砸得台上的侦察英雄两眼翻白东倒西歪。

哑巴戏也好看，也热闹，农民这样说。我们在县、地两级汇演都拿了奖，又被派往一些工地巡回演出。多少年后，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演出之后，一片宽阔的湖洲上，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我在一辆履带式拖拉机的驾驶室避雨，见工棚里远远投来的灯光，被窗上的雨帘冲洗得歪歪斜斜。我透过这些滑落的光流，隐约看见伙伴们在卸装和收拾衣物，在喝姜汤，在写

家信。曲终人散，三位主角已被专业艺术团体通知录用，有些人则琢磨着“病退”回城的可能。我们伟大的舞台生涯将要结束了。

我知道粗陋的道具服装将不会再用，上面的体温将逐渐冷却，直到虫蛀或者鼠咬的那一刻。我还知道熟悉的舞乐今后将变得陌生，一个音符，一个节拍，都可能使人恍惚莫名：它与我有过什么关系吗？

我已冻得哆哆嗦嗦。

二

十多年以后，我迁往海南岛，与曾经演奏过的海南音乐似乎没有关系，与很久以前梦境中的椰子树、红棉树以及尖顶斗笠似乎也没有关系——那时候知青时代已经成了全社会所公认的一场噩梦，被人们争相唾弃和忘却。我曾经在琴弦上拉出的长长万泉河，银珠跳动或飞鸟飞掠般的旋律，已在记忆中被删除殆尽。

我是大年初一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启程的，不想惊扰他人，几乎是偷偷溜走。海南正处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夕。满街的南腔北调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卖烧饼、卖甘蔗、卖报纸、弹吉它、睡大觉，然后交流求职信息，或者构想自己的集团公司。“大陆同胞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，到省政府去呵……”一声鼓动请愿的呼喊，听来总是有点怪怪的，需要有一点停顿，你才明白这并非台湾广播，“大陆同胞”一词也合乎情理：我们确实已经远离大陆，已经身处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——想到这一点，脚下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动之感，船板

外的未知纵深更让人怯于细想。

“人才”是当时海南民众对大陆人的另一种最新称呼，大概源于“十万人才下海南”的流行说法。同单位一位女子曾对我撇撇嘴：“你看那两个女的，打扮得妖里妖气，一看就知道是女人才！”其实她是指两个三陪女。三陪女也好，补鞋匠和工程师也好，在她看来都是外来装束和外来姿态，符合“人才”的定义。

各种谋生之道也在这里得到讨论。要买熊吗？熊的胆汁贵如金，你在熊身上装根胶管笼头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！要买条军舰吗？可以拆钢铁卖钱，我这里已有从军委到某某舰队的全套批文！诸如此类，让人觉得海南真是个自由王国，没有什么事不能想，没有什么事不能做。哪怕你说要做一颗原子弹，也不会令人惊讶，说不定还会有好些人凑上来，争当你的供货商，条件是你得先下订金。

海南就是这样，海南是原有人生轨迹的全部打碎并且胡乱连结，是人们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后的晕眩和跌跌撞撞。

“人才”涌来使当地人既兴奋又惶惑。特别是女人才们的一大特点让当地人惊疑不已：她们居然要男友或丈夫干家务：买菜，洗衣，带孩子，甚至做饭和做蜂窝煤，真是不成体统，匪夷所思。阿叔，你好辛苦呵！当地男人常常暗藏讥笑和怜悯，对邻家某个忙碌的男人才这样亲切地问候，走过去好远，还回望再三，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摊上一个大陆婆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海南男人一般是不受这种罪的。我后来的后来还知道，个中原因是他们的女人太能干，不光包揽家务，还耕田、砍柴、打鱼、做买卖，遇到战争还能当兵打仗——《红色娘子军》传

奇故事发生在这个海岛，纯属普通和自然。

这些海岛女人大多有美艳的名字：海花，彩云，喜梅，金香，丽蓉，明娘，美莲……大方而热烈，热带野生花卉般尽情绽放，不似大陆很多女子名字用意含蓄、矜持、典雅、温良，吞吞吐吐。

这些海岛女人大多还有马来人种的脸型，那种印度脸型与中国脸型的混合，透出热带女人的刚烈和坚强。她们钢筋铁骨，赴汤蹈火，在所有男人们辛劳的地方，都有她们瘦削的身影出没，一个个尖顶斗笠下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。连满街机动三轮车司机也大多是这些女人，让初来的外地人深为惊讶。热带的阳光过于炽热了。这些司机总是一个个像蒙面大盗，长衣长裤紧裹全身，外加手套和袖套，外加口罩和头巾，把整个脑袋遮盖得只剩下一双闪动的眼睛。这在北国是典型的冬装，在这里却是常见的夏装，是女性武士们防晒的全身盔甲。她们说话不多，要价公道，熟练地摆弄着机器和修理工具，劳累得气喘吁吁，在街角咬一口干馍或者半截甘蔗，出入最偏僻或者最黑暗的地段也无所畏惧。你如果不细加注意，很难辨认她们的性别。你甚至可以想象，如果出于生存的需要，她们挎上一支枪，同样能把武器玩得得心应手，用不着改装就成了电影里那些蒙面敢死队员，甚至眼都不眨，就能拉响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包，或者敏捷如兔子在战火硝烟中飞跑。

有人说，海南岛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鱼或者越洋经商，一去就数月或者数年，甚至客死他乡尸骨无存，家里的全部生活压力只能由女人们承担。也许正是这种生活处境，才造就了她们的吃苦耐劳，也造就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。

这种说法，也许有几分道理。

三

成立于1930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，还有后来的第二连，作为红色娘子军共同的生活原型，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，比如在马鞍岭尸横遍野。一个个女兵被开膛破肚，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。另一个女兵被割下头颅，但她嘴里还咬着敌人一只耳朵。她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，在丁狗园等地遭遇风云突变，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AB团、取消派或者社会民主党，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。

当革命的低潮到来，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。队伍离散之后，生活还在进行。有的在刑场就义，有的蹲在感化院，更多的是自谋生路，包括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，其中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。有些官太太和地主婆在日后的抗日斗争中又为国捐躯——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，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。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，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，出演在管弦乐队的旋律中，更没有仿《天鹅湖》少女们轻盈而细腻的舞步。但这种没有诗意的生活，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。特别是在娘子军被迫解散以后，女人们回到世俗生活，面对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，投入更琐屑而不是痛快的拼争，承受更平淡而不是显赫的心路历程，也许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，只是这些代价不再容易进入舞台。

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，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，忍不住号啕大哭。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，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的

泪水，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请求，请姐妹们给她赤裸身体盖上一件衣衫，再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——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。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，可惜没有进入样板戏，因为在生产样板戏的那个年代，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，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。恰恰相反，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，已到了极端的地步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，是样板戏《红色娘子军》风靡全国之际，却是大多数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，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，把她们推向严厉的政治拷问：你不就是当事人吗？奇怪，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？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？哪怕你当年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，哪怕你后来也没有当过官太太和地主婆，但你是不是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？你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？……面对这样的质问，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，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剧情更为复杂。

于是，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。涉及到娘子军的政治冤案，在海南岛随处可闻，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。

在一个乡村福利院，我参加了春节前夕慰问孤老们的活动，事后散步到后院，闻到了一丝怪味。循着这股怪味，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，发现厕所边的一间小屋里，一条赤裸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，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，脑袋离骷髅状态已经不远，掩盖下体的絮被已破烂如网，床头只有半碗叮满苍